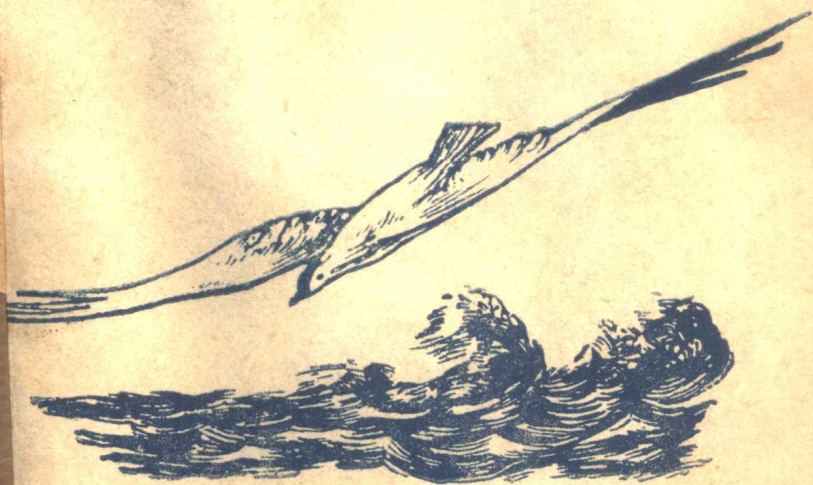


蘇聯名劇譯叢

榮光

古雙夫著 蕭三譯



4095

中國書畫函授大學

榮光

中國書畫函授大學



光 榮

古 變 夫 著 蕭 三 譯

天下圖書公司印行

一九四九年・北京

光榮

原作者 古 雙 夫

翻譯者 蕭 三

印行者 天下圖書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一九四九年十月

華北第一版

前 記

維克托爾·古變夫（Viktor Gusief）是有名的蘇聯詩人兼劇作家。他年紀還輕，中等身材，白胖，經常戴着眼鏡——有一點兒近視，為人活潑而又嚴肅，和藹的很。他曾經在『真理』報上常發表詩，給許多電影片子寫過歌子。『光榮』這個劇本也是用詩寫的。我譯的時候除幾首歌詞外，只是意譯、直譯，力求保存那裏面的節奏，但是韻腳卻沒有工夫完全講究了，也省得勉強，只求其能够作台詞唸就罷了。這個劇在莫斯科『小戲院』首先演出，曾經連演過二百多次。這次戰爭之前，全蘇聯各地的戲院，很多演出這劇的，它的演出的次數超過當時所有的劇本。作者古變夫在反法西斯的偉大愛國戰爭的時候還寫過一個電

影劇本——『戰後晚上六點鐘』，也是用詩句寫的。影片是拍製成了，放映了，很受歡迎。但是很不幸，作者自己在前綫英勇地犧牲了！現在再出版『光榮』這個譯本，也是紀念他這位同志和朋友的意思。

蕭 三

1949.9.9.

登場人物

(簡稱)……

瑪——莫得里科娃(姓)•瑪麗亞(名)，彼特洛夫
娜(氏)——寡婦，工人妻，主婦，55——65
歲。

華——莫得里科夫•華西里——她的兒子，軍事工程
師，29歲。

娜——莫得里科娃•娜達沙——她的女兒，共產青年
團員，女工，20歲。

麥——麥得維得夫•烏拉地米爾•尼可拉也維奇——
共和國功勳演員，64歲。

林——麥得維得娃•耶林娜——她的女兒，軍事工程
學院的飛行家，25歲。

馬——馬雅克 • 尼科拉依——華西里的朋友，軍事工程師，27歲。

斯——斯徒登錯夫 • 沃羅迭——郵差，20歲。

俄——俄徹列特 • 塔拉斯 • 彼得洛維奇——軍事工程學院院長，50歲。

車——車爾內赫 • 米海爾 • 米海羅維奇——教授，有名的外科醫生，58歲。

女醫生

莫得里科夫家裏的三兄弟，哥里（兄弟之一）的妻，兩個報道者，兒童團員一男一女，看護婦，民警。

第一場在莫斯科文化公園；第二和第四場在軍事工程學院；第三，第六場和第八場在莫得里科夫家裏；第五場在巴基爾小地方；第七場在巴基爾附近『五一』水電站的醫院裏。

時間——今天和明天。

蘇聯名劇譯叢

光榮
幸福
在某一國家內
帶槍的人
廣場上的獅子
栗子樹下
生命在呼喊

貝爾	葛西	荒愛	張包	葛魏	安巴	孔孔	古爾
貝爾	葛西	荒愛	張包	葛魏	安巴	孔孔	古爾
貝爾	葛西	荒愛	張包	葛魏	安巴	孔孔	古爾
貝爾	葛西	荒愛	張包	葛魏	安巴	孔孔	古爾

天下圖書公司印行

北京地安門內米糧庫二號
上海島國路五二〇弄二五號

光 榮

一九四九年十月華北初版

基本定價：四元七角

第一幕

第一場

文化公園、茶亭、莫斯科河景、晚上、小划子上的燈火、星光、公園裏遠處的音樂，在全劇中音樂時息時作，時弱時強，在茶亭裏無線電廣播機，牠現在不發出聲音，林娜上，跟着她華西里上。

林娜 唉，我累敝！

華西里 請你坐一坐，將來的妻子，同志。凳子、大自然、廣播機、這就是說，——有保證的清靜。

（都坐下）

林 莫斯科很美麗。

華 晚上對於牠更很相稱。

林 河那邊屋子裏燃着燈火。

華 人們在工作着。

林 在笑着。

華 在跳着。

林 這一切叫做生活。

(略停、音樂。)

華 明天是我母親的生日。

你得來向她祝賀。

恭敬老年人，不要騙她。

林 明天要飛行。

華 那一天沒有飛行呢？

我的生命呵，你明天一個人來。

我將在地裏面消閑。

林娜——飛行師。你是鳥，你是鷹。

不會忘記那地老鼠的。

林 難道你是地老鼠？

華 當然咯。

你和風掀起雲外的爭論。

而我呢？真的覺得慚愧。

想起來，我是誰？一個工兵。

我是破壞的，我炸山岩。

這很平常，一下便炸毀了。

林 對，這不是我在生活裏找尋的。

華 你祇需要一陣風。

你便從地面上飛了上去。

你聽見雲中的雷響。

而我呢？我是最平常的。

一個什麼也不見得特別的莫斯科人。

飛行師，我是什麼人，和你在一道？

小玩意，零碎東西，我真要哭。

林 動物學裏的新發明，地老鼠是演說家。

甚至不是演說家，地老鼠會扯蛋。

華 別開玩笑，林娜！

只要你飛上天去，——我自己不是自己的。

不管我在作什麼，不管我在什麼地方，

我升上去跟着你。

我變成一個看不見的人，我溶解。

我飛去，在我的下面是城市，田野。

我圍繞着你的飛機飛旋。

如同地球圍繞着太陽飛行。

林 不會覺得。

華 這怎麼能覺得！

林 溫一溫我的手，我的手凍冷了。

華 你那裏是林娜？你是輕微的烟、風，

飛淺，飛到雲裏面去的。

我們應該一生都在一塊兒。

林 一生？

華 這並不長久，

你的職業是這樣的，——

牠是別離和道路組成的，

不，我幻想有寂靜的一分鐘：

我，你，開水茶壺在桌上……

林 可是我們本來就在一個學校裏工作……

華 是倒是，可是你——在天上，而我——在地下。

（略停）

林 你知道，我很歡喜這裏。

華 是的，大體不錯，好看。

（略停）

林 你有幻想嗎？

華 有，幻想嗎？有？

林 想什麼呢？

華 想喝一盅啤酒。

林 不要再開玩笑了，華西里，我說大的幻想，真正的。

華 我的最大的幻想：

怎樣可以多幾次看見你。

林 你像我的爸爸。

華 謝謝！爸爸是頂好的老頭。

林 有一次我墮來的時候，

他站在我的床邊，

他說：我就回來，你再躺躺吧，

我們，他說，有三十三天不見了。

我，他說，演員，流浪了一生。

但是你，他說，比我好多了。

華 爸爸說得對。

林 不要發愁，華里西，

當風一捲起來的時候，只是叫，響，

當我在自己絕妙的翅翼上，機器把我舉起來，

當我從密密的雲中穿過去，

全身是緊張的，全身在鬥爭，

那時候，你以為，我想什麼？

華 想怎樣下地來。

林 想你。

你知道，我唱歌，

在歌裏而提到你。

華 我？為什麼？

林 那些歌誰也聽不見，除開馬達（發動機），

馬達不會把歌兒告訴任何人。

當我從地面上飛旋上去的時候，

如同你所說的，——

聽見雷聲，

我就想：他在那兒，我的平常的，

不覺悟的，我的莫斯科人？

而我飛，穿過暴風雨，穿過平靜，

在雷電武裝了的雲中間，

我想，我的大孩子在哪裏呢……

華 林娜奇加！（Lenochka！）（註）

林 我的可笑的小狗能在那裏呢？

我於是唱那殘酷的離別的歌，

我着急，我飛得更快……

華 假如我現在吻你一下又將怎樣？

林 在文化公園裡？你怎麼的！要罰錢的哩！

華 罰多少？

林 十個盧布，我想。

華 我冒險。

（親嘴）

林 華西！（掙脫）

華 不是我的罪過，——這是我的心。

（親嘴，民警上）

林 華西！民警。

華 讓他罰吧。

（民警舉手爲禮）

民警 對不起，好像，我妨礙了你們。（下）

華 好，現在……

林 經過了政權的認可嗎？

華 何況政權的代表走了。（親嘴）

林娜這真是莫大的幸福……

註：俄國人名加Chka是表示親密的稱呼。

無線電 『……無線電站WCSPS（註）廣播……』

華 （向無線電機）也許她以後再說？

林 華西！時候不早了，九點過了。

無線電 『……在阿柴烏山區火車翻車了。

塔斯社消息。

兩小時以前在阿柴烏山頂地方大雪崩潰，沖毀瓦起村，雪被懸岩擋住，崩下得慢了些。但是牠對於「五一」水電站和其附近的村莊頗為危險，政府已採取必要的措置。』

（略停，公園遠處的音樂。）

華 我倒不願意住在這個山的底下。

林 我去過，春天，那裏風景好，非常之好。

華 好在我們是在這裡。

這裏路燈照着，

這個河堤：快活的莫斯科的夜晚。

林 大自然……

華 小划子，火光閃着……

林 我和你彼此相愛，晚上。

但是那裏，在阿柴烏山下，他們滾，

哭，在痛苦的寂寞裏哭。

石頭也號哭着往下滾，

吹着黑的，死的風……

華 而這一切叫做生活。

註：『WCSPS』是全蘇聯職工會中央委員會的簡稱，蘇聯有一個無線電台即以此為名。

(尼科拉伊·馬雅克上，他走的快，很興奮的。)

馬雅克 莫得里科夫，好在我遇着了你！

林 馬雅克？

馬 林娜·麥得維得娃？你也在這裏？

假如你不說，我會認不出來，

俄徹列特命令我到學院去，

談話……

華 談在阿柴烏山翻了車的事嗎？

馬 (興奮，差不多高興) 你料想得到這件禍事麼？

烏都嚇得發瘋了。

華 你爲什麼高興呢？

馬 因爲我能和自然界戰爭，

我抓住牠，我這樣捏緊牠……

林 我給你握手，尼科拉伊·馬雅克。

馬 謝謝，林娜。

興奮地，發着聲響。

飛機向着阿柴烏山飛去。

一架飛機將我舉到天上。

我自告奮勇去作這個工作。

林 祇能派你去嗎？

馬 朋友們，我很難在一個地方站住。

星星，雲，月亮，都市——

牠發光，發響，

在這裏面我的生命消失了。